

新身份随感

刘静

拥有一个新身份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从开始的激动、兴奋、唯恐做不好，到现在的反复自我审视、调整，逐渐适应，这心路历程堪比任何一次大考。

对，或许您已经猜到这个新身份，它就是“一年级家长”。

毕竟是第一次做一年级小学生的家长，内心还是很激动和兴奋的，但更多的是担忧。时代发展，社会进步。虽然还在搜刮记忆中自己上学时父母的行为举止，但作为新时代的学生家长，真的要从头做起。从开始报名说起，赶上了第一年手机APP报名，因为大数据更新不及时，一波三折，虽然明知道问题不大，但结果到来之前的过程也够折磨人的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开学季，真把孩子送进校园时，又担心他第一次自己在陌生校园会不会迷路，会不会和小朋友打架，一个班那么多学生老师照顾不过来咋办、放学时那么多学生会不会

站错队……各种担忧涌上心头。开学第一次全校家长会，学校邀请了心理学教授给大家讲授如何做好小学生家长。老师讲得很好，我听得也很激动，但听完了又很惶恐，尤其是觉得自己之前的很多行为都不恰当。对那些成功的案例很羡慕，但想把一个孩子教育好真的太难了，需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。都说家长是唯一一个不用考职业资格证书的身份，抚养孩子真的是在磨练自身，时刻都是对父母自身的检验，真该让父母持证上岗。

成为小学生对于孩子来说是人生的重要一步，也意味着孩子长大了，慢慢独立了，对家长来说也要逐渐放手了。可是看着眼前的孩子，感觉他还是幼儿园时的样子，作为家中的宝贝每天享受着最细致的关爱，全家人从早上起床开始围着他转，送去学校后才算平静。尽管学校与小区之间只有两个路口，奈何车水马龙的上下班

高峰，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接送。想起自己的小学阶段都是步行，与同村的小伙伴结伴上学放学，一路上打闹嬉戏，边玩边回家，那才是快乐的上学期。即使刮风下雨，也依旧如此。记忆中只有两次父亲送我上学，一次是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自己去，硬拉着爸爸做挡箭牌，老师看在家长的面子上没有批评我。另一次是冬天下大雪，雪非常厚，步行很难走，父亲用自行车送我上学，路依旧难走，还歪了两次车子，最后也迟到了。其他时间都是自己步行，父母好像也没有那么牵挂我的上学事。等自己做了小学生家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才觉得自己上学的年代没有电话、没有车水马龙，父母肯定牵挂我，只是自己没发现罢了。

说起我上学时没有电话，现在5G时代智能手机普及，也让父母能更加及时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的一切情况，有时信息简直多到爆，也要心平气和的

一条条逐一看完。孩子入学一个多月，我的微信群增加了九个，应用软件增加了两个，加上之前工作的必需群，每天手机信息响个不停。手机响了，就怕耽误事，就要第一时间查看。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增加了。所以这也是信息时代的成本，还是自己上学时的年代简单美好，起码父母的信息压力不大，但也不能及时了解情况啊，所以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吧。

我常常想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成为了小学生家长就要适应这种身份和每天的节奏，以后还有初中、高中，孩子成长的同时也给我们家长再次成长的机会。所以一再要求自己陪孩子阅读、写字时耐住性子，要多寻找各种课外活动，让他开阔眼界，增长见识。有时看着孩子处于如此丰富美好的学习环境下，真的羡慕不已，甚至也想从头来一次。印象中高中之前的学生时代，我都没有

课外书，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拥有了大量绘本。书法、美术、舞蹈、音乐各种培训班琳琅满目，自小就可以培养爱好和特长。我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填表格，“特长”一栏总是空着，现在的孩子们再空着的肯定不多了。社会大环境好了，普通富裕的情况下，孩子们的竞争压力也更大了，和我们那时无忧无虑的玩耍时间也少了，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各种特长班上。有时真不想让他太累，所以有些特长就硬生生没去试学，这也是需要家长有强大心理承受力的。

成为小学生家长一月有余，每天关注着各种信息，陪孩子完成着各种任务，有时还兼职于点家委会的工作（说实话比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都细心认真），忙碌而充实，看到孩子认得字越来越多、作业获得A+，内心又是欢喜的。学生家长身份刚上任上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继续加油吧。

秋

王华英

经过了冬的积蓄，春的萌发，夏的繁盛，才换来了秋的五彩纷呈。秋，如一位风姿绰约的美妇人，风情万种，又不失温婉高雅。

看啊，夏日里那绿得单调乏味的草地上，被秋染上了点点鹅黄、橘红，那是小草成熟的标志呢；还有淡淡的白色，那是蒲公英扬起的理想的风帆呀，它要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放飞自己的梦想；一些莫名的小草也纷纷亮出了自己或白，或黄，或绿的生命的风采。

瞧啊，沟渠里的芦苇，也高高地举起了紫红色的穗子，给秋加上了艳丽无比的一笔。芦花，那股股的紫红色连成一片，似是献给秋的一条条美妙绝伦的项链呢。薄雾在这个清爽无比的秋季里，被风一吹，也羞涩地露出了怀中的薄纱，昭示着生命存在的价值。

田地里，成熟了的黄黄的玉米棒，插在绿色的玉米秆的腰间，红红的高粱顶在头项，墨绿的棉花梗的枝杈间也有了雪白的棉花的点缀。微微泛黄的大豆的叶子稀落了许多，但是颗粒饱满的豆类如一串串铃铛随风摇曳。

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清晨，信步走在林间小道上，你会发现一个落叶的王国。这些落叶静静地躺在地面上，彼此挨挨挤挤，有的是淡黄色、有的是金黄色，有的桔红色，有的还是淡淡的绿色……一样的落叶，颜色却也是千差万别的呢。带着昨晚的露水，凉凉的，湿湿的，经由初升的太阳一照，嗨！亮闪闪晃晃你的眼睛，恍惚看去，仿佛进入了一个珠光宝气的世界呢。

秋天的风，也是与众不同的，犹如一位大家闺秀，总是款款地挪移着她的脚步。她轻轻地抚过草地，小草矜持地颌首微笑；抚过树林，树叶随之轻歌曼舞；抚过湖面，湖水微微晃动着光滑的肌肤，欣然接受她深情的拥抱……

秋天的雨也是别有韵致的，它不像春雨那般扭扭捏捏、故作，也不像夏雨那般肆无忌惮、鲁莽暴躁。它如一位睿智的老人成竹在胸，运筹帷幄，处变不惊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。

秋天的人们也不似夏日那般烦躁、劳碌了，稍稍放慢了脚步，喜滋滋地看那即将入仓的丰硕果实，眉眼之间溢出了笑容。

2020年5月，我光荣的退休了，做了一辈子人民教师，已经习惯了忙碌的生活，列车突然停下暂停键时，还真有些不习惯呢！

还好有了老同学的介绍，我报了老年大学。刚退休时，我还试图再找份工作做呢！老同学说：“你咋这么想不开呢！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，咱们有退休金，咱们惠民还有老年大学呢！学校里开设的课程可全了，一共有21个专业，37个教学班和3个团队！你有啥爱好都能得到发展。”听完之后，我高兴地说：我这么多年已经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！退了休还能继续学习，发展个人爱好这真好！我仔细想了想，自己已有音乐舞蹈，也不会弹、拉、唱、舞蹈等，更主要的是也不喜欢。没有其他爱好与特长，那就选择我最爱好的书法和朗读吧！

平时由于工作繁忙，无暇顾及习练书法，心想这下可好了，我能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自己的爱好了。可是，就在我报了名，期待快要上课时，由于可恶的疫情所致，老年大学一个学期没有正常开学。等了一个学期，2021年3月，终于盼来了老年大学的开学季。

当我怀着好奇心迈进老年大学校门时，被校园内优美的环境所吸引！花园似的校园，点缀得五彩斑斓，更显得生气盎然。一座别具风格的的教学楼，坐落在院落中央。在翠绿欲滴的树儿和娇羞欲滴的花儿的装饰下，更平添了一份勃勃的生机，形成了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的景色。校园内整洁卫生，构成了一道优美的风景！走进教室，教室内窗明几净，真干净啊。洁白的墙没有一丝杂

质，地板干净的能当镜子照，让人舍不得去踩上一脚。

老年大学所聘请的老师都是县里各领域最优秀最优秀的。我很荣幸，晚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圆了我的大学梦。

在课堂上更是惊喜多多！老师们讲的课精彩纷呈，每一位老师都是认真准备，用心来给我们上课，先说文学赏析与朗读班的于老师吧！一见到于老师，就被他的和蔼、诚挚所感动。他旁征博引地讲解古典诗词名篇，带领我们跨越时空，回到过去，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古诗词的意蕴，感受诗词的美感、情感、灵感，仿佛进入了古诗词的殿堂。

再说说教我们朗读的郭老师吧！郭老师是我们县融媒体中心《惠民新闻》《乡村行》主持人、惠民县演讲朗诵协会秘书长。听完郭老师的课，一种向往，一种前行的力量油然而生……他非常敬业，利用晚上的时间给每一位学员进行细致的指导，指导完还做示范朗读。我真的为老师的付出而感动。

再说说教我们书法的常老师吧！常老师是国家级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在课堂上，常老师孜孜不倦的指导，从开始的点画入手，使我们打好了基础。在给我们评价作业时，老师总是先鼓励，点评优点，缺点总是委婉地指出来。每次在细听老师评作业时，似乎找到了学生时期的那份激动，以及盼望老师能够表扬的心情。

很庆幸我在当年没有吝惜鼓励与表扬我的学生。原来老师的鼓励如此重要！

在老年大学里能听到这么优秀的老师讲课，真为自己能拥有现在的美好时光而高兴。



秋色 摄影 吕占民

无标题断章

董佃伟

1
我以敬香者的虔诚，走近你。
你是我最初的一个梦，也是我最后的一个梦。

2
从你的那方天地，到我的这方天地，布满了荆棘；从你的眼神，到我的眼神，不知道路有多么悠长。
我不为失去你而苦痛，也不为曾经拥有你而欣慰。
不管你迎面而来，还是弃我而去，我都会写诗于你。

3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活得很累，

也很沧桑。
有时，我常常想：苟且的活着，土拨鼠也会。
挖洞，储粮，繁衍。
是不？

4
离你最近的两颗星星，那是我凝视你的眼睛。

5
寂寞的舟，驶不出苦涩的海。再痴情的枫叶，也留不住沉落的太阳。
我不会在秋风瑟响时凝神，也不会用含泪的目光留你。离开你，比走近你更难。
所有的故事，并不是都需要结尾。

一场雪

曹方针

雪 像一个叛逆的孩子
迷失在花季

立冬那天
她不约而至
狂舞飞歌
酣酒尽兴了一天
只留下一张硕大的宣纸

她躲在远处
等待画家挥毫
等待诗人落笔
等待鸟儿的梅花印
等待那个寻梅的人
留下两声足迹

却偏偏看见
无数个刚刚醒来的雪孩子
长得都像她自己

过年看父亲唱大戏

冯志兰

过年唱大戏，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是习俗，是传统。倘若村里有整套的戏曲服饰，有生旦净丑角色齐全、任劳任怨、不计报酬的演员，又有一支训练有素、会搭戏台的村民队伍，还有一众舍得投资、能掌控上台下的村领导班子里，那么，这个村在十里八乡是有底气时时炫耀的；如果自己家的人会唱戏，又能登台演出，那么这个家的人就引以为了傲了。而我有幸就生在这样的村子，这样的家。

生我养我的村庄叫归仁，村子紧靠黄河，在“中国绳网之乡”李庄镇的最南面。我们村从哪一年开始唱戏，村里的老人也记不清了。百度百科里、山东省史志办以及《四川文学》上的《梆子声咽》里，都有归仁村东路梆子《秦香莲》《游龙戏凤》等，孩子们尽管大多看不懂，但是演戏时还是兴致勃勃地去凑热闹，简直就是归仁版的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。

村剧团的演员不固定，常有年轻人加入，也不断有年纪大的退出。他们没有导演、场务之分，没有固定的乐队，往往是这

出戏刚下场的主角，下一场就换起京胡拉弦了。化妆也是自己的事，最多是演员之间互相化妆。舞台上好几层幕布，拉幕的要么是没上场的演员，要么是懂戏曲的村民，外行人也不知道大幕和二道幕该哪个节点拉。

父亲说戏前唱过戏，结婚后有了我们一帮子女，他就不再上台唱了，但发痒的嗓子却经常在扫地、喂牲口、做饭时哼出《武家坡》《空城计》《龙凤呈祥》里的唱段，如果收音机里唱，就直接大声跟唱了。每年春节村里的戏班子排班时，他都要早早去看。

有天晚上，戏班子正在排练京剧《打龙袍》，里面的皇帝是小生，喜欢京剧的人都知道，小生要求唱和念真真假假结合。村里唱旦角的试了试，太柔媚，唱老生的太沧桑，唱花脸的又太雄浑，正着急呢，忽然看到了在场看热闹的父亲，那帮唱戏的朋友就推搡父亲试，父亲一亮嗓子，竟然非常合适。

练到深夜的父亲回家后，手舞足蹈地和母亲叙述着经过，还像个孩子似的非要唱两句叫母亲听，结果把睡梦中的我和姐姐们都吵醒了。

大年初十，村里开始唱戏，打头炮的是《打龙袍》。盼了一

天的我们终于等到弯弯的月亮亮上了天幕，照着那时还没通电的村庄。戏台上面挂着的几盏汽灯，把台上下照得通亮。戏台上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准备着道具，戏台下人头攒动，说话声嗡嗡一片。来看戏的除了村里熟悉的面孔，还有许多陌生的脸，那是村里好客的人家把未过门的准儿媳请来看戏，有的则把附近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老友新朋接来看戏。

终于盼到锣鼓声响了，但是戏就是不开演，按惯例还得再敲打上几通，意思是通知全村，要开演了，也是给演员化妆、换戏服的时间。

随着大幕的闭合，紧凑的锣鼓声一阵高过一阵，戏终于开始了。

大幕拉开了，我使劲瞪着眼，不敢眨一下，嗓子发紧，腿都有点发抖，不自觉地抓住了身边姐姐的手，心想：如果父亲一旦出现什么失误，该怎么办呢。正想着，六个出场的太监已经两厢站立，接着，头戴皇冠，身穿龙袍，手端玉带，足蹬高腰厚底靴的父亲终于亮相了，只见他气势威严，高抬双袖，慢慢悠悠，一步一步，迈着外八字步走了上来，在戏台中间位置停下，甩水袖，正衣冠。做完出场动作，就

应该念出皇帝出场的“引子”了。

“凤阁龙楼，万古千秋”，父亲半念半唱，吐字有力，嗓音清脆，韵味很浓地完成了“引子”，台下一片掌声，人们欢呼雀跃，我的呼吸自然了一些。接着父亲转过身，大摇大摆地踱到了龙椅前，慢慢坐下后，念出了开场白。不知是父亲声音本来就小，还是不会用活词，念的什么听不清楚。

台下有了嘈杂声，人们议论纷纷：这皇帝是谁唱的呀，咋没声啊。有知道的说出了父亲的名字，那人还想说什么，我就狠狠地瞪他，那个挨着我们家的人连忙笑着说：“快看吧，他的孩子都在这儿呢！再说她们就骂你了。”

有人大声往台上喊：大点儿声啊，听不见啊。

父亲笑了笑，拱手做了个“抱拳”的手势，再开口就提高了音量。

父亲的开唱是在皇帝接受包拯的邀请去看花灯前，尽管只两句，已经放开了的父亲真像声线合得恰到好处，行腔也比较婉转悠扬了。台下有人大声叫好。

其实，这出戏就是《三侠五义》里的“狸猫换太子”，主角是包拯和太后，皇帝是配角，所

以，父亲的唱词前后不过十一、二句，大多时间坐着或站着基本不动，只是当太后诉说往事，唱“一见皇儿跪埃尘，开言大舅无道的君”这段时，他需要跪着。这一段的板式叫流水，老旦絮絮叨叨唱着，听上去像在缠绕絮叨，一圈圈、一道道，没完没了。台下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，有的跟着节拍摇头晃脑，有的闭上眼睛，双手和着节拍打起落来。我却盼着这段快快结束：那么冷的天，父亲跪那么长时间，膝盖受得了吗。但一想唱戏也得敢于吃苦啊，别的演员也经常这样啊。父亲倒是泰然自若，后面的唱念声音越来越高，神情也更加自然了。

直到大幕拉上，全场结束，我们姐妹才如释重负，起身看看前后的观众，大人们大都带着一丝喜悦的、满足的、享受的表情，夸着包拯和太后的演唱，也没有评论父亲的，说：这么多年没唱了，唱得还可以。

这次唱戏，父亲的表现虽然不是很完美，但对于父亲，那句，已经放开了的父亲真像声线合得恰到好处，行腔也比较婉转悠扬了。台下有人大声叫好。

是，父亲天天哼唱、讲解，潜移默化地引我走进了中国戏曲的百花园：由京剧的四大名

旦和四大须生，我也喜欢上了豫剧的四大名旦和“越调舞台十姐妹”；由听出京剧的南梆子和高拨子板式的不同，到也能欣赏京剧曲牌《夜深沉》；张君秋的《状元媒》百听不厌，新凤霞的《花为媒》也常听常新。

多年后，当老师的我教语文时，遇到一篇有关曹梅兰唱戏的课文，我带领学生欣赏了京剧大师的风采；而近几年转教音乐，课本里的《京剧昆韵》和《戏曲韵律》单元，让我和学生一起了解了京剧的唱腔、板式、行当、场面等，也连带唱戏和他们领略了黄梅戏、评剧、豫剧、越剧的美妙。

对于父亲的影响也是不经意的。有次晚饭后，我在电视里看京剧电影《野猪林》，上幼儿园的兒子正在玩积木，偶尔瞥一眼电视，当演到林冲被高俅陷害，激愤得甩鞭子时，儿子扔下玩具，径直来到屏幕前，直勾勾地瞪了半天，看完后找了一条长围巾，系在头上，当鞭子甩了起来，逗得他爸爸和我笑得前仰后合。

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精彩纷呈的娱乐形式来到农村，喜欢听戏、唱戏的年轻人成了凤毛麟角；随着父辈的一天天衰老离世，农村春节唱戏的习俗

没有了，农村的戏曲舞台消失了。但老人们所戏的渠道却越来越多：最初在闭路电视上的戏曲频道，可以尽情看；儿女买的插卡的唱戏机，可以反复听；近些年在电脑、手机上，可以随意观赏；市、县、镇上的剧团“送戏下乡”“戏曲进万家”活动，可以尽情享受。

2019年在我村黄河大堤上建成的“归仁险工水文化广场”，让村民把舞台搬到了黄河岸边。沿河村民，甚至外乡镇的年轻人，也开车来到广场，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锣鼓喧天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；有穿红戴绿跳广场舞、扭秧歌的几十人的大乐队，也有一人吹萨克斯伴奏，一人唱歌的两人乐队；有跳街舞的小伙子，也有跳鬼步舞的大姑娘；有拿着自拍杆直播的网红，也有手机拍完后马上发快手、抖音的新潮大爷；当然也少不了唱东路梆子和唱京剧的一些人。

看着这热闹场面，恍惚间已经离世的父亲头戴皇冠，身穿龙袍，手端玉带，足蹬高腰厚底靴，迈着外八字步也来到我们村的文化广场上，后面是他的那些一起唱戏的伙伴……



国画 万福霞